

之耻者、相當于人王八十一代之御宇、我朝之御寶、引波隨風、赴新羅高麗、百濟契丹、雖成異朝之財、終無歸洛之期歟、以此旨可然之様、可令洩奏、聞給宗盛頓首謹言、

元曆元年二月廿八日

内大臣宗盛請文

トゾ被書タリケル、

○按ズルニ、當時平家ノ形勢タル、元曆ノ年號ハ用キルベカラズ、壽永三年ヲ用キシナルヘシ、元曆元年ハ、恐ラクハ後人ノ改メ書キシモノナラン、

〔百練抄後鳥羽〕元曆元年六月廿三日庚戌、依神鏡并神璽寶劍等御祈、被立廿二社奉幣使、

〔玉海〕元曆元年六月廿四日辛丑、頭辨光雅朝臣、御即位鳥羽之間條々來、院宣云々、略抑愚案之所

單、忽被行即位大禮之條、理不可然、此事去年爲親任奉行、被尋問之時、粗雖奏聞子細、大略如無許容、重奏聞似有其恐、然而愚心內動、上奏不外顯者、可招冥顯之恐、仍慙所驚奏也、先我朝之習、以劍璽主爲國主、不待璽踐祚之例、書契以來、未曾聞、然而依無止事、有立王事、天子位不虛一日之故也、然至于即位者、待劍璽被歸來、可被遂行也、神鏡劍璽、當時在賊徒之手、大都類紛失歟、而可被待歸來之由、令申之條、殆爲嘲哂之甚、又可謂背時議、然而中心之襟、鬱陶未散、所以何者、去年七月以後、劍璽歸來事、無籌策、無祈禱、已以無沙汰、日月不墜地、神明亦守國、佛法又不可空訴、皇天后土、諸神明三寶、指其期一向、可被遂征伐也、國家運不盡者、必無爲可歸來、其後無今補被遂即位、尤可謂上計也、若又紛失期至者、沈海底任、灰燼歟、見定其左右之後、其時實可及議定也、未及如此之沙汰、暗不帶劍璽、被行即位之條、恐不重彼三神三種神器歟、國土之亂逆、于今不休、偏由由此之、假令十月被即位之日以後、爲期拋萬事之祈禱之、征討一向有沙汰者、事也、雌雄一時可決也、佛神之利益、可被期片時哉、國家第一之大事、棄而無沙汰之條、天之警如何、如何、光雅朝臣深甘心退出了、

〔醍醐雜事記十〕文治元年略去三月廿四日、於長門國平家與源氏合戰、平家被打、略不知行方